

季候物语

# 大暑：海天云蒸幽趣生

本刊特约撰稿 张意薇



在文昌市文城镇城梅村的荷花池中，一群鸭子在荷叶间戏水避暑。

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

## 伏日寻凉幽趣生

大暑前后，一半是曾经的耕耘，一半是未来的丰赡。中国很多地方要过“半年节”（有的地方定在六月初一，也有定在六月十五、六月廿十的）。清代台湾诗人郑大枢的《风物吟》这样描述“半年节”：“六月家家作半年，红团糖馅大于钱；娇儿痴女频欢乐，金鼓叮嚀嚷暑天”。“红团”也叫“半年圆”，比“冬至圆”小一半。“半年圆”是以糯米磨成浆，沥水搓团，有些加了红面就成了红色，还可以配甜汤，象征着全家的圆满与甜蜜。

闽台粤港等地在大暑时节常吃仙草解暑。仙草又名仙人草、凉粉草。仙草茎叶晒干后可以做成烧仙草，也叫凉粉，是一种消暑小吃。台湾则有“大暑吃凤梨”的民谚，百姓认为这个时节的凤梨最可口，另外凤梨的闽南语发音和“旺来”相似，便也讨了行好运的彩头。北方人为了体力充沛迎接凉秋，还有吃面条、饺子、鸡蛋贴伏膘的说法。

大暑节气正值“三伏天”的“中伏”前后。民间有饮伏茶、晒伏姜、上伏香等习俗。伏茶，是一种由金银花、夏枯草、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煎制而成的茶品，有清凉祛暑的作用；伏姜，是在伏天把姜片或姜汁与红糖搅拌后晾晒，能治疗过食寒凉食物引起的肌体不适等情况，浙江台州地区还有吃姜汁调蛋的食俗；上伏香主要是因为这个时节农作物生长得最快，但旱涝等自然灾害也最为频繁，百姓要到庙里烧香，祈求龙王保佑庄稼。浙江沿海一带还要隆重地“送大暑

船”，以祈求驱病消灾、五谷丰登。俗话说，“大暑不割禾，一天少一箩”，大暑时节早稻要及时收割；此时还是大豆开花结荚，棉花结铃的重要时期，需按时灌溉以免影响产量。

唐代欧阳询《艺文类聚·卷五·岁时下》辑录了古代吟咏暑天伏日的诗赋若干首，这些文章看着都让人觉得身生热汗，海天云蒸。比如魏晋时期繁钦的《大暑赋》写了一种比“汗如雨下”还油腻的热：“身如漆点，水若流泉。”大意是热得汗水象涌泉一样往外流，汗液沾身如漆点黏腻在身一般难受。

古语有“大暑小暑无君子”之说，李白《夏日山中》诗中描画了他不拘礼法的“狂人”本色：“懒摇白羽扇，裸袒青林中。脱巾挂石壁，露顶洒松风。”袒胸露顶，怡然自得，自有一种复归自然的清凉雅趣。到了现代，当然也可以换成“大暑小暑无淑女”，暑天女士出门，底妆稍有差池，皮肤出汗冒油，不多时便脱妆、爆痘啦！这时候，不管怎样，人们还是愿意融入激爽的阳光、沙滩、海浪，以狂飙突进的态势“以暴制暴”。

不过，按照诗仙的思路，找到永远25℃的夏天也不是痴人说梦。比如，海南岛中部的五指山、西南部的霸王岭、西部的尖峰岭等避暑胜地都是古木参天、凉风习习，夏日登临如进入天然的空调房，俯仰之间，好不清凉。在枕山襟海的琼岛福地，登山之外，还可以观瀑戏水。除了五指山的太平山瀑布、临高的居仁瀑布等知名景点，还可以去寻觅隐藏在陵水吊罗山西北的枫果山瀑布群，它们犹如一条条白练悬于重峦叠嶂之间，山花烂漫、清幽美

好。若说钢筋水泥的都市像炙烤的火焰山，这里便是世外桃源般清凉的水帘洞。另外，在万泉河峡谷、五指山红峡谷、以及呀诺达等处，还可以乘皮艇漂流，水天之间，凉意顿生。

## 枕经消暑须惜时

古代将大暑分为“三候”：初候腐草为萤；次候土润溽暑；末候大雨时行。“萤”就是萤火虫，夜晚萤火虫在草间飞舞，古人便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变化而来的。“囊萤夜读”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。“胤恭勤不倦，博学多通。家贫，不常得油。夏月，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，以夜继日焉。”（《晋书·车胤传》）东晋名臣车胤（约333年—401年）小时候家里经常买不起灯油，夏天的夜里，只能借荧光照明勤读。晋安帝时，车胤曾官至吏部尚书，在世家门阀累世公卿的晋代，可谓是寒门学子逆袭成功的典范。

拖延症以及懒癌患者们曾戏言：“春天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好睡眠，秋有蚊虫冬有雪，收拾书包待来年。”——对于白天犯困忍不住睡觉这事儿，孔子的学生宰予被老师怼了后没吱声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：宰予昼寝。子曰：“朽木不可雕也……”），但东汉时期有位叫边韶（字孝先）的先生则挺身为“昼寝”代言。边韶才思敏捷口才好，文章写得也好，还大规模地收了百十来个学生。这位先生身材比较胖（多胖呢？可以参看唐代陆贽《逸图》之“边韶昼眠”），天热容易犯困。有一天，边韶白天袒露着大肚皮打瞌睡，学生们私下里编了个顺口溜嘲笑他：“边孝先，腹便便，懒读书，但欲眠。”哪想边老师并没睡踏实，直接开口怼了回去：“边为姓，孝为字，腹便便，五经笥。但欲眠，思经事。寐与周公通梦，静与孔子同意。师而可嘲，出何典记？”意思是说，老师的字号也是你们这些后生直接叫的吗？你们还人身攻击说我肚子大，不知我这大肚子里装满了经书么？我闭着眼睛是思考书上的道理呢，就算睡着了也是在梦中与周公、孔子这些圣贤谈经论道呢！你们嘲笑老师，又是哪本典籍教的道理？话说“不要假装努力，结果不会陪你演戏”，边韶不当老师后，大展才华，在朝廷中充任要职。如此本事，看样子闭目假寐思索经书，且梦魂与圣贤相接应该是确有其事了。

北宋政治家司马

光也是相当勤勉。他在《六月十八日夜大暑》中写道：“老柳蜩螗噪，荒庭熠燿流。人情正苦暑，物怎已惊秋。月下濯寒水，风前梳白头。如何夜半客，束带谒公侯。”（“蜩螗”，蝉；“熠燿”，萤火虫。）夏蝉鼓噪，流萤飞舞，人们正苦于盛夏之热，但是夜里风物怎么忽然就有了秋意呢？白发催人老，年华似水流，还是梳洗打扮一番，趁晚凉多处理几桩事务。后来南宋爱国词人张元干写下“莫道三伏热，便是五湖秋”（《水调歌头·同徐师川泛太湖舟中作》）之句，果然是若有家国之事在心头，自然界节令的转换仿佛也会骤然加快，让人有年华飞逝、时不我予的倏忽之感。

生活在两宋之交的经学大师曾几（1085年—1166年）是陆游的老师，也是位感时忧国的诗人。陆游为曾几作《墓志铭》，称赞他“治经学道之余，发于文章，雅正纯粹，而诗尤工”。这位先生把治经求道当主业，而写作作文只是业余爱好，但是他把兴趣爱好也发挥到专业水平。曾几的《大暑》一诗恰让人看到这位士大夫如何在酷暑溽热中静心自处、好学精进：“赤日几时过，清风无处寻。经书聊枕籍，瓜李漫浮沉。兰若静复静，茅茨深又深。炎蒸乃如许，那更惜分阴。”烈日炎炎，一丝风都没有。深宅静庭中，浮瓜沉李伴着浩繁经书，都是消暑乐事，诗人感叹道：“既然热到不能出门，那更该争分夺秒在家好好读书啊！”正所谓古语云：“圣人不贵尺之璧，而重寸之阴，时难得而易失也。”（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）

《晋书·陶侃传》同样劝诫人珍惜点滴光阴：“大禹圣者，乃惜寸阴；至於众人，当惜分阴。”（“分阴”，就是一分一秒，和“寸阴”都是指极短的时间。）

明代海南籍进士钟芳在《惜阴》诗中写道：“日居月诸，瞬息异晷。……圣人戒逸，莫齿韦编。末流倖驰，我将焉如？”（倖驰：背道而驰）大禹、孔子这样的圣人贤者，尚且珍惜每一寸光阴，那么芸芸众生若要是有所建树，就更应该珍惜每分每秒的时间了。

